蒙齋中庸講義

一

受天明命則顏子終身匹夫且不幸短命遽謂天命不在顏子可乎顏子雖無貴為天子之名而榮華至今名莫加焉非天定耶嗚呼顏子何以得此於天哉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顏子惟盡人之所以為人者而已人者何性是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善處事者能均天下國家善處廉者能辭爵祿果者能蹈

蹇蹇實也遭世平治安常履信不必變也不幸世亂
固守義命有死而已亦終不可變也觀兩不變字見
君子之常中矣矯強貌亦有用力意氣質偏勝矯而
復中用力而非助長也剛中柔中本自有中而非必
外求也子路之不得其死夫子已預知之其仕衛也
豈不曰蒯聵無母國人不君之矣然輒之拒父亦名
教罪人也不足死而子路死之惜哉雖然以喪子之
戚喪子路夫子不深貶也結纓一節亦可謂奇男子

矣若子路者豈可純謂北方之强哉子思列此章次於顏子之後亦欲使學者知處死生之變以不失性命之正子路未足師也吾夫子不變之言可也

書曰剛而塞國有道素履篤實不必變也國無道盡忠致命不可變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乾之剛健坤之柔剛中庸也此聖門之所謂强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

弗能已也我惟依乎中庸而已依猶依於仁之依言
未嘗離中庸也既非違道而行怪又非半塗而廢道
非中庸而何遯世與素隱若同實異素隱有好名之
心遯世無求知之念世不知中庸故不知我我以其
不知而遂萌悔心是悔中庸也中庸而可悔乎自知
自遯寧遠人知上不求知何以悔爲聖者之事中庸
在斯性命在斯惟遯世乃可經世惟經世乃可遯世
實一機也

多吾知其爲躁辭慙吾知其將叛辭枝吾知其心疑
辭屈吾知其失守詖淫邪遁吾知其所蔽所陷所離
所窮自唐虞考績亦必先於納言而不知言則無以
爲知人之明然則由載籍以來大抵謹言者無過輕
發者多失然而皇極則曰斆言惟恐辭旨之不斆暢
孔子又曰辭達惟恐言語之不發揚又何也噫斆言
未嘗不謹言也辭達未嘗不修辭也終日言而言皆
道也彼巧言如簧者利口覆邦家者止可欺世亂俗

字見得以人治人最明違道不遠即道不遠人也人之所以爲人者忠恕而已道最近人忠恕最近道何則中心爲忠如心爲恕試以心體之人以不願施於我必非我之所願人我一也而我乃以不願施諸人豈中心如心之謂乎中心如心者以人治人而已夫子又謂不遠人之道其目有四事君事父事兄交朋友四者最切於人以夫子之聖猶曰吾未能一也方且求其事之之道求其先施之道曷求哉求諸言行

易者必行險徼倖徼倖者必不可常不常而致敗者必怨尤噫孰有幡然悔悟而反諸身者乎仁者如射失諸正鵠不怨勝己者自反而已射有的道亦有的中庸在身匪屬他人無新無故至平至易嗚呼省乎不省乎

位者何天之所以命我者是也性不離命命不離性何以見之富貴命也貧賤夷狄患難亦命也素也者不以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二其心也雖所稟有清濁

不得焉者亦多矣若小人所稟既濁且薄而又加戕賊焉正所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者也又何足與語君子率性之道哉君子如射失諸正鵠不怨勝已反求諸身而已矣身也者即天之所以命我者也養性立命者反求之實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
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
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
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既論鬼神之德遂言舜之大孝孝通神明顯微一也
費隱一也自古稱孝者多矣惟舜加一大字何以見
其大以天子之尊尊其親以四海之養養其親宗廟

哉皆所以篤厚之爾又引假樂之詩爲證而斷之曰大德必受命嗚呼學者於此可以觀天命矣是書首句曰天命之謂性考經曰父子之道天性天性既盡則命在其中矣味大德受命之語孝性之通於天如此哉雖然中庸之道無固無必今論名位祿壽既曠四必字而大德受命又加必字何耶曰此其所以爲中庸也有取必之心非中庸也以爲斷不可必而一諉諸天亦非中庸也以爲斷不可必而一知道者自知毋庸贅辭

孟子曰性也有命焉性命不相離吾於
大舜見之夫舜所以爲大孝者何也以天子之尊尊
其親以四海之養養其親宗廟我享子孫我保有大
德故也大德者何窮理盡性至命者也天之所以命
人者曰命是之謂性名位祿壽亦天性所自有也天
化生萬物因材而篤栽培傾覆咸其自取舜之大孝
得性之純全而又種德最深故天之培之者尤篤其
次所稟微偏然已能栽之天亦培之若夫所稟愈偏

又傾焉而不栽則天亦從而覆之耳非天覆之也自覆也嗚呼論其所稟雖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而炯然不亂者常人與舜本相近本無不善今乃自傾以取禍亦可以反思矣援詩爲證以見大德必受命與舜最可驗也雖然吾夫子非大德乎曷爲不受命也曰天不輕畀人以祿位而尤必畀予人以名壽吾夫子巍巍乎非其爲受命大矣故嘗謂顏子非不仁壽冉閔非無尊爵況夫子乎性不離命命

不離性觀於此尤信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

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既言舜孝之大又更以端而言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舜不解憂者也文王無憂者也皆命也有性焉吾惟知吾親而已吾惟盡吾性而已瞽瞍乎王季乎吾不知也文王父作子述武王繼纘厥緒有天下顯令名饗宗廟保子孫與帝舜同歸一揆富貴非道外之物中庸即天性之孝至此亦昭昭矣末終也武王終文王受命之事周公於是推廣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

其由於中庸之道其爲孝也至矣孝經曰孝莫大乎嚴父嚴父莫大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吁斯其爲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乎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

中之禮也行禮於廟有所思乎無所思乎洞洞屬屬奉承而進之自敬乎有使之敬者乎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神明在乎不在乎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有形體乎無形體乎噫是可以省矣思何所起而起敬何所爲而爲在何所在不在何所不在有何所有無何所無神明不離於斯中庸不離於斯性命不離於斯踐先王之位行先王之禮奏先王之樂先王之所尊者吾亦敬之先王之所親者吾亦愛之當此時

也此心何如哉親死矣葬而亡矣儼然如吾親之生存焉入室倏然見其在位出戶愾然聞其嘆息之聲也當此時也此心何如哉噫是可以省矣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於此時可見矣不睹不聞之際獨於此時可見矣孝之至也是吾性是吾命也宜乎其至也郊言事上帝而社亦云者何也地雖載萬物而始萬物者天也言禘不言祫言嘗不言禴祠烝舉一以賅其餘也或言禮或言義禮義皆中庸也治國如示諸掌

示與視同言易見也治國甚難而曰易何也平常易簡匪高匪深戒謹恐懼常如在廟吾性如是舉六合之內性皆如是陰陽剛柔仁義禮樂隱顯變化委蛇繁重皆性也皆平常易簡也吁吾於是識費隱焉識微顯焉識自邇自卑焉識誠焉識中焉識天命焉此識何識也示諸掌也

達通也繼志述事不膠于迹故曰通祖廟先王先公之廟祧也宗器國之玉鎮大寶器如赤刀大訓天球

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王先公之遺衣服祭則授尸也
時食四時薦享之物也左昭右穆有事于廟則羣昭
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也序爵序與祭者之爵位序
事則賢能而授之事也旅酬下爲上旅衆也饋食之
終羣有司更相獻酬使得申其敬所以逮賤也祭畢
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之齒也位是踐焉禮是
行焉樂是奏焉親之所尊吾敬之所親者吾愛之
親死矣葬而亡矣儼然如吾親之生存焉入室傻然